

## 张世英：漫谈学习与研究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912 次 更新时间：2010-07-23 19:21:43

### ● 张世英

一九八〇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年5月第1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常感具体科学知识不够。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史家，可是他的具体科学知识又何等渊博！我们读黑格尔，一方面觉得非常艰涩，另一方面又总是感到内容丰富，意味无穷，这不仅是单纯地由于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于他的学识博大精深。从黑格尔这里，我认识到，即使专门搞哲学史，也该把学习具体科学当做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单纯地研究哲学原理本身，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原理；单纯地研究哲学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史。——这是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经常觉得没有做到而引为遗憾的一个方面。现在年事已大，再想补课，已为时过晚，只能寄希望于青年学者了。有的同志主张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应该兼读一个副系，我很赞成这个办法。哲学家宜兼作某一门别的具体科学家。

关于黑格尔哲学，我的论著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概括和评论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其深刻合理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二是讲述黑格尔著作特别是解释他的逻辑学著作。

我觉得学习和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意，忠于原意。对于黑格尔的这样晦涩难读的著作，尤其如此。读黑格尔，最容易望文生义却还不易察觉，而在察觉以后却又最容易找理由为错误的理解作辩护。我在这里说的，还不是指治学态度问题，而只是指黑格尔著作的晦涩的特点在客观上就容易使人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办？我想，最主要的是，不要到处都采取抓住只言片语不放的态度。黑格尔的行文，就字句来看，往往前后正好相反：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特别要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这样才能通晓他的真谛。遇到一个地方不懂，当然不能随便放过，但不能老停留在那里，死抠仍然不懂，不妨放下，继续往下看，很可能黑格尔在另外的地方会对同一问题又从另外的角度有所阐发，这就能使你对前面不懂的地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讲解和注释《小逻辑》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就同一问题，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以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和论述都联系起来，搜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

作者

### 相同作者阅读

- 张世英：漫谈学习与研究
- 张世英：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
- 张世英：哲学的新方向
- 张世英：儒家与道德——在基本人权平等前提

### 相同主题阅读

- >>更多相关文章

### 热门专栏

- 秦晖
- 龙应台
- 陈行之
- 于建嵘
- 张千帆
- 陈志武
- 傅国涌
- 野夫
- 丁学良
- 徐贲
- 杜君立
- 高华
- 笑蜀
- 张鸣
- 戴建业
- 陈奉孝
- 郭世佑
- 贺卫方
- 杨恒均
- 李劫
- 郑永年
- 王海光
- 刘瑜
- 崔卫平
- 杨祖陶
- 莫于川
- 郑秉文
- 向继东
- 章诒和
- 袁伟时
- 郭宇宽
- 吴稼祥
- 刘军宁
- 吴思
- 袁刚
- 周濂
- 刘小枫
- 邓晓芒
- 鄢烈山
- 资中筠
- 信力建
- 杨奎松
- 曹林
- 萧瀚
- 郎咸平
- 邓正来
- 陈嘉映
- 葛剑雄
- 秋风
- 沙叶新
- 郑也夫
- 潘维
- 赵汀阳
- 王友琴
- 陈子明
- 狄马
- 李炜光
- 曹文轩
- 梁治平
- 李强（北

理解能从 多处收到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之便，这也许可以叫做“用黑格尔注黑格尔”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黑格尔学者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注释和论 述来注释黑格尔，以作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原著的参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 注”的方法。我想，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许能使我们 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比 较贯通，比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尔原意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用术语的特 点：同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和用 法。因此我们在读黑格尔著作时不能拘泥于一种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感 到矛盾，感到讲不通，甚至牵强附会地曲解原意。例如“自 为”（für sich）这个术语，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指“展开”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这个含义到处套 用，就会使你迷惑不解，因为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 如它有时是指“自觉”的 意思，有时是“独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孤立” 的意思，有时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 等，这就要联系上下文 才能确定，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黑格尔的原意，还有一个外文问题。我在黑格尔哲学的 教学过程中，发现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有不少是由于单凭 阅读中文译本而引起的。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 用中译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 原文。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 两个 字；有时同一个原文字，由于两处的用法不同，译者用了两个不同的中译 文术语，这在翻译上是 允许的，有时是很必要、很妥贴的，但单从中文译文 却看不出这同一个字的两种译法、两种用法 上的内在联系。象这样一些地方， 如果仅仅按中译本读书、写文章，就难免出差错。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从事 研究、翻译和注解黑格尔著作的专业工作者帮助解决，但有条件的同志特别 是有 志于读懂黑格尔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条件或争取条件，学点 外文。

如何区分一种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特别严重 的问题，也是一个能 否做到忠于黑格尔原意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之一 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 起，甚至可以说是结合成了一个内 在的有机的整体。例如黑格尔哲学有两条基本原理：一个是， 只有精神才是 真实的；一个是，只有对立统一才是真实的。这两者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件事 情的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他认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达到对立 统一。这个观点既可以 说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说是他哲学中最富有辩证法的 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如何区分这个观 点中的良莠，决不能简单造次。 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一个方面，都会曲解黑格尔哲 学的真正面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深感对某 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 果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 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或 者货色很差，则无论怎样摆设布置， 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随便逛逛商店而不想买货的人的兴趣， 却决不能满足真 正的顾客的需要。对于我们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项货源就是哲学 家的 原著，当然也一定要掌握当前的研究资料。不先对这些东西作一番搜集、 钻研，就不可能提出 有根有据的新见解。联系到这一点，我倒是很赞赏有些 前辈哲学史学者的看法：宁可先多下些 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后才能有所作。 我领会这个意思无非是说，先对前人的东西、已有的东西，搜 集全面，理解 准确，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新见新解不同于标新立异： 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后者是随风飘摇的转蓬。我的老师， 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 图书馆长冯文潜（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 里，指着 我翻译的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一段翻译文字说：这句话译得 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着，他提高了嗓子，借题发挥了一 通，大意是 说，做学问要严谨扎实，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讲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 应该从原 著出发，应该忠于原著。有人在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可以写得天花 乱坠，立论似乎很新，但对 照原文一看，却破绽百出，所谓新论不过是空中 楼阁。柳漪师平素对我亲如慈母，但一遇到这样

的问题就会突然严肃起来。

他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柳漪师去世已经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

我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讲授过《形式逻辑》、《哲学概论》、《政治课》、《列宁的〈哲学笔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部分）、《西方哲学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课程。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语言表达对促进思想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当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在语言上表达清楚。但我却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对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和粗线条的想法以后，就往往急于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写讲授提纲不过是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一）来考验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和准确程度，来发展这些想法的细节。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原以为正确的，也许会证明是错误的；原以为明白的，也许会证明是模糊的；原以为是充分的，也许会证明还有待补充。例如我在讲完一课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进的问题，有时甚至就在课堂上也能一边讲一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把问题想得更深透。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指导研究生时，总爱强调：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概要式地复述一下自己所精读的哲学原著，才能把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练、更准确。根据同样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写论文时，往往是有了基本资料、基本论点和基本结构以后就立即动笔，然后在动笔表达过程中再不断充实，不断修改，不断发展。有时，只是由于动了笔才发现问题严重，才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这时就要不怕艰辛，停下笔来，再广泛搜集资料，整理自己的论点，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重新酝酿，才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这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来结束我这篇漫谈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吧：“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治学心路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003.html>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博网易微博0

1

推荐

寄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 (aisixiang.com) 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 学友讨论